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卷二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本文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立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爲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爲上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此又凡今日求退者足下當力佑成之勿奪其志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則何必一切招之使來乎辱足下知舊故布衷曲定下幸自愛勿撓微志不宣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八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九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記一

漢光武東封泰山記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班于群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鷄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

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
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
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
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維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
瑞以爲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師士咸蒙祉
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
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者
爲驗又其十卷皆不昭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謨刻石記

桃花源記

晉陶淵明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

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是其子孫非
秦人不死者也使武陵太守得至則化爲爭奪
之場又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
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行
前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
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童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
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
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
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
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

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知道也既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無問津者

縉雲縣城隍神記

唐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耆群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休云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次山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

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懦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為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彊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庾而已偏間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至州已來諸公改授遷緇年月則舊記存焉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退之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記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書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駘䟽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

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噉嚼劫衆阻兵慄慄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樞駁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

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林踰嶺緩狃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飢聞而馘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

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刻石以記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二人甲冑手弓矢鐵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

九人凡人之事二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洩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株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鉞盃笠筐管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己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特觀之以自釋焉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州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

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蓋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祭江南西道洪江饒處吉信撫素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樑梁楠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

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永州新堂記

柳子厚

將爲穹谷巖壑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嶮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塗虵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椒墟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蠶之瀏如旣焚旣醜竒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

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側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內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爲二千石楷法

零陵郡復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蓋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昨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

也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材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聚石穹若洞谷翳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比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榿栴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縹幽蔭蒼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溫風不燥清氣自至水亭陞室曲有奧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嘉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迂茲丘之顛奧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鐵爐步志

江之澚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

有鍛鐵者居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
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
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
與德曰父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
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鏹
刀鈇者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
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爲之下
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
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僂斯
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鈇者則去而之
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末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
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
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
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
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
兩山墻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
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
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
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
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頽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
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
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
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旣死
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

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旣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攬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伐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攬覺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蒲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鉏潭記

鈷鉏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鬻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
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且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旣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

潭也歟

鈞鉏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鉏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有土而出爭爲奇壯者殆不可數其巖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貸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而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有日增千金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姦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奉宣

袁家渴記

由井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鈿鈿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朔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浚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芳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栲石楠榿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轆轤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葍衆草紛紅駭綠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求之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鱗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旣靜其聽旣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䟽土石旣崇而焚旣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旣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

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蹠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山，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窮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若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輿，有崖谷傾亞，缺圯豸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爲堂亭，峭爲柱梁。上下徊翔，前出兩翼，轟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澗澗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

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

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種多櫛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種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種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糝糝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廬山草堂記

白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大原入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回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昉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備祁寒也木斷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砥階用石幕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瑟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旣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北石澗夾澗有一松老杉大僅十尺餘高不知幾百尺脩柯蔓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

葛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披層崖積石嵌空埵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煇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隈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翫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矜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必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有一日二日

聊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日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菓以落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群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史記或闕畧具天下耳舌

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承慘然曰諾即其家僂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承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煥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二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狻猊虎羆羆駝者靴袴一往來爲鈎屬鏤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奇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嘗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彩爲花若烏

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綴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書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側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克其時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念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姪也公之勞烈如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九





